

一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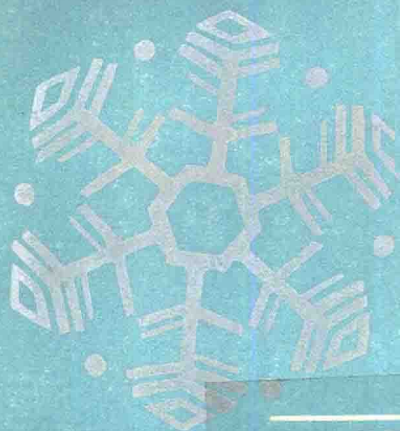
毛英

一冬

解放军文艺社

一 夏 一 冬

毛 英



— 夏 — 冬

毛 英著

解放军文艺社出版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）

二二〇七工厂印刷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毫米1/32·印张12 $\frac{1}{4}$ ·字数233,000

1983年2月第1版·1983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0,001—104,000

书号10137·61 定价1.00元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颇具特色的长篇小说。描写抗战时期，浙中地区一群青年男女学生冲破阻挠，参加敌后游击队，在同日、伪、顽进行的一夏一冬艰苦曲折的斗争中，初历人间冷暖、锻炼成长的故事。作品围绕主人公祝远程和叶萍之间微妙的爱情纠葛展开情节，着力表现他们的胸襟、情操与追求。同时，还塑造了一群形象鲜明的人物，如精明干练而又不无弱点的游击队干部，活泼多情而性格各异的女游击队员，同情抗日的开明士绅和国民党逃兵等。

作品语言凝炼，笔触细腻，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，宛如一幅幅饶有趣味的江南风情画。

目 次

第 一 章	巧遇女儿浦.....	1
第 二 章	夜宿阴阳界.....	12
第 三 章	聚会小延安.....	22
第 四 章	移兵东刘宅.....	38
第 五 章	智破乌龟壳.....	52
第 六 章	分散打埋伏.....	66
第 七 章	血洒异乡土.....	87
第 八 章	说媒郭巧香.....	104
第 九 章	挺进仙人岭.....	121
第 十 章	同志情意真.....	139
第 十 一 章	乔装入亭桥.....	151
第 十 二 章	妇唱夫不随.....	170
第 十 三 章	情满何吴塘.....	186
第 十 四 章	五分钟战斗.....	205
第 十 五 章	慢唱胜利歌.....	228
第 十 六 章	明月照山村.....	248
第 十 七 章	一纸委任状.....	268
第 十 八 章	示威金华山.....	282
第 十 九 章	断绝回归路.....	297
第 二 十 章	好一场大雪.....	315

第二十一章	心药医心病.....	334
第二十二章	蔗乡灯火明.....	351
第二十三章	春风婺州路.....	369

第一章 巧遇女儿浦

炊烟四起，快到吃午饭的时候了。祝远程顺着乡间青石板大路，踏上年久失修的堤岸，举目眺望，一江碧水横在眼前。“啊，女埠到了！”他情不自禁地将手中提着的一只白藤箱放在脚边，撩起青灰薄呢长衫的下摆，转身望着远处起伏的群山，眼里露出几分眷恋的神色。

眼前，那黑苍苍的斧头峰，傲立于群山之巅，真象一把脱了柄的、刃口朝上的斧头。早晨，他就是从斧头峰下一个小小的山村起身的。在兰溪西乡通往汤溪县的大道上，他还是一个气宇轩昂的少壮派军官呢。穿一套青灰色的细斜纹布军装，头戴青天白日圆徽的军帽，腰挂一支四寸的、蓝幽幽的勃朗宁手枪，胸前缀着一方三颗星、一条杠的上尉官阶的符号，符号背后，标明他的身份：三民主义青年团兰溪县区队副。

这支枪，还是他担任兰溪县青年战地服务队长时拣来的。那天，日寇打到了兰溪，县政府已撤到西乡的大山里。傍晚，忽听村外枪声大作，说是日本佬的马队来了，吓得几

百号人屁滚尿流，四散逃命。慌乱之中，县警察局的一个督察长跑出两里多路，才发觉手上只提着一根皮带，连手枪带套子都掉了！当时，祝远程想看看究竟有没有日军的马队，比众人跑得慢了一些，拾到这支手枪，就把它藏下来了。今天，他把手枪掏出来，是想掩人耳目，使人相信他真是去三青团省团部报告工作的，以稳住县政府里的那些特工人员，争取十天半月的时间，使地下党组织好安排其他人员的撤离。就因这身装束，沿途碰到的一些国民党士兵和下级军官，都向他举手敬礼。

如果在区队里，这会儿也该捧起满碗的糙米饭，十几个弟兄围着一盆白菜豆腐汤喂肚子了。兰溪沦陷整整一年，乌烟瘴气的流亡县政府里虽然天天都有叫人愤恨的事，但是，在他结识的青年中倒也不乏血气方刚、满怀爱国之心的好友。近半年，经过他的手就介绍了八个青年男女暗中去了敌后抗日根据地，而他自己如今也脱下军服，摇身一变，一个“小差”开到了女埠。这会儿，他的耳边还响着黄大雄故意说给人听的临别嘱咐：“路上小心。到了碧湖，若有耽搁，速速写信，或拍个军用电报来！”

这双关语，祝远程心里自然十分明白。昨夜他俩密谈的时候，黄大雄就一再表示，这里没法再干了，要求一道走。还有县教育局的一个女孩子，也是打算去的，但他有意不去通知她，免得引人生疑。看来，这样的安排是必要的，众目睽睽之下，单是一个黄大雄就够了。也亏他急中生智，伸出一个手指点戳着对方的额头，笑道：“看你，什么时候学会了

老太婆念经？我去的是听不到枪炮声的大后方，又不是充军发配！”然后转向众人，“诸位，都请留步吧，说不定一上路就搭到军车，不用十天半月，又见面啦。”这样瞪着眼睛说瞎话，现在想起来，还使他不禁暗自发笑。

祝远程转过身子，面向兰江。“荣枯迟速一笑休，顺风今日好行舟。”他吟诵的是宋代诗人杨万里过女儿浦（女埠）时留下的诗句。今日境遇，与诗人当年相比，虽然略有相似之处，但又毕竟不同。战争进入第六个年头了。六年前，祝远程随着父母和两个兄弟从上海来到兰溪，一下子就爱上了这个山清水秀的小城。他的少年时代就是在兰溪度过的，他早就把这儿作为自己的第二故乡，现在要离开了，怎能不留恋呢？

祝远程收起纷繁的思绪，拎起藤箱顺坡而下。突然，夹道而生的灌木丛中，袭来一股沁人的香气。定睛一看，只见无数洁白的梔子花，缀满枝头。祝远程笑了笑，随手掐了一朵，深深地闻了闻，然后小心地放进口袋，朝女埠渡口走去。现在，要紧的是赶快乘上渡船，闯过此行的第一道关口。

果然，刚到渡口，就被一个持枪的国民党士兵拦住了去路。一个斜挎驳壳枪的便衣侦缉耀武扬威地走过来，问道：“干什么的，有通行证吗？”

“要看看？”祝远程膘了他一眼，随手从紧贴薄呢长衫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只对折的信封，递过去。

便衣侦缉摊平信封。柔韧的棉纸白得耀眼，长方形的

红框红得灼目，旁边印着“兰溪县政府××”的一行直排粗体字。他抽出瓢子，习惯地先看右首“通行证”三个黑体方头大字上盖着的县政府的大关防，后看信的内容：

兹有本县三青团区队副祝远程奉命前往第三大队防区视察政训事宜。

希沿途军警放行并加保护。

右给

祝远程同志收执

(随身携带自卫手枪壹支)

左下角，还盖有县长的签名印章，蓝蓝的三个草体字，显得十分气派。

那便衣侦缉看完，咂了咂嘴，当即按原样小心翼翼地折好，装入信封，然后双手捧着，恭恭敬敬地送还祝远程。又拿眼角瞟了瞟祝远程的腰部，好象这才看出人家是带着“硬货”的，于是连忙堆下笑脸，接过藤箱，做了个请的姿势。

这渡船两头尖翘，新近刷过桐油、嵌过油灰的船身，在阳光下黄橙橙的，两边弓形的船舷上已经坐满了人。紧靠后舱横搁一块木板，是能坐得下三几个人的“头等”座位，上面也坐着一个怀抱婴儿的大嫂和一位白须白发的老人。侦缉一见，故意甩了甩系在驳壳枪把上的金黄丝穗，大声吆喝，“站起来，站起来，让这位长官坐！”于是，老人和大嫂惊恐地闪到一边，使得船儿不停地晃荡起来。

祝远程一面护住老人，一面拍拍侦缉的肩膀：“多谢你了，请回吧。”那家伙回到岸上，还不忘巴结，对摆渡的船家长大声嚷道：“喂，这位长官的渡钱免了！”

不一会儿，渡船靠岸了。

祝远程刚上埠头，忽听候渡的人群中有人喊道：

“远程！祝远程！”

随着呼唤声，一位秀气的姑娘拎着大包小包，气喘吁吁地站到了他跟前，完全是一副喜出望外、容光焕发的神态。姑娘衣着朴素，一身村姑打扮。只是那只装有白藤圆环提手的松松软软的甘蔗红布袋上面绣着“1943”四个白色阿拉伯字，最后一个“3”字拖了一条长长的尾巴，圈住了另外三个字，满有点艺术性儿。再一看她那细皮嫩肉的模样，更不象村姑了。

“哦，叶萍！”祝远程也感到意外，大大方方地伸出手去。

叶萍刚热情地握住他的手，却见码头上有人走过来，又很快放下了，腼腆地低下头，只顾看着脚尖。

“就你一个人？胆子可不小。从哪里来，到哪儿去呀？”

人多眼杂，怎么回话呢？何况人家有好多的话要说呢！叶萍犹豫了一下，歪着头，调皮地一笑：

“就是出来找你的。”

“找我？”

姑娘没有回答，红着脸看了对方一眼，又低下了头。这时，船家长向埠头上叫喊：

“开船罗！”

叶萍朝渡船摆摆手，表示自己不上船了。祝远程有些莫名其妙，只好说道：

“好吧，上岸再说。”

东岸不如西岸热闹，却也有一片茶店，一家饭铺，店屋前面还有香烟摊、杂货摊。叶萍刚才经过时，未作片刻的停留，就连两旁的摊贩，也没瞟上一眼，如今折身回来，倒象突然冒出来似的。当祝远程提出买筒干菜猪油酥饼填填肚子时，叶萍笑笑，指着店铺门前的炉台说：“你不是最喜欢吃鸡子果吗？我请客。”说着便走上前去，定下了五只。

说起鸡子果，的确是他所喜爱的。在学校里读书时，他们也一起吃过几回。这玩艺是兰溪的一大名点，皮薄，馅多，煎得两面黄而不焦，沿着一根筷子灌进两个打碎的鸡蛋，一滴不漏，吃起来喷香流油，十分鲜美，简直是一种享受。想不到事隔一年多，她还记着自己的口味。

不过，眼下他可没有心思去欣赏食店大师傅的手艺，也没有兴致去作有关鸡子果的美好回忆，而是思虑着这场意外的相遇该怎么结束。藤箱、包裹无言，却表明俩人都有各自的路要走。骗人的话不能说，可是真心话又怎好随便往外掏呢？有心要帮帮这位对自己颇有好感的女子，让她也投身到为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斗争中去，一时却又无从说起……

叶萍却压根儿没想到这些，她正为渡口意外的巧遇而激动、而庆幸呢。五只鸡子果刚煎好，她就向店里讨来了半张隔年的干荷叶和几片箬壳，比着折好，垫在手心里，然后

托起一摞鸡子果，喜冲冲地蹦过来放在桌上，自己先拿了一只，把其余的往祝远程面前一推：“快趁热吃。你看，油星还在冒泡儿。”见祝远程低头托腮的模样，又笑道，“你闻闻，鼻头都要香得脱落来了！”这原是当地的一句土话。过去，她在祝远程面前从来不说土话，以为那样太俗气，人家是上海来的“洋学生”，不喜欢听的，何况这与她的拘谨、腼腆，和大家闺秀的气质也不相称，可现在，却情不自禁地说了。唉，人家心里高兴嘛！

祝远程为姑娘的热情所动，也扬起脸来，陪着她一起高兴。

他们边吃边说。叶萍轻声细语，向老同学讲了分别一年来的情况。她惆怅地说：“除了苦闷还是苦闷……”原来，半个月前，因为婚姻问题，她违抗了父母的意志，一恼之下，离家出走，从东乡叶村，来到日伪军统治下的兰溪县城投靠姑母，结果照样不得安宁。因为叶村离城近，家里人和城里亲友串通，硬要她嫁给唐家，闹得她茶饭不思，精神恍惚。好在姑姑十分疼爱她，公开表示，象她侄女这样的一朵花儿，不能插在牛粪上。但姑姑毕竟作不了主，只能讲些宽慰的话。尤其叫她受不了的，是国土沦丧，连空气都使人窒息，日伪军和汉奸的兽行，更叫人胆战心惊。一听到日本佬“夸夸”的皮鞋声从窗下踏过，就象踩在她心尖上一样的难受。她无数次地责问自己：“我叶萍不是‘商女’，难道就不知亡国恨？”她苦闷徘徊，寻找出路。后来经过多方打听，晓得有的同学去了大后方，继续升学，有的随着国民党县

政府流亡到皖浙交界的淳安、遂安等地后，又回到了本县西乡。于是，她让姑姑设法，搞到了一张“良民证”，借口去西乡二姑母家探亲，上午从兰溪北门出了城，其实，是来找祝远程他们的。说到这里，叶萍眼圈红了，“我就是死在他乡，也不回家，也不嫁给姓唐的！”

一提姓唐的，祝远程自然明白。那是兰溪有名的花花公子，名叫唐光宗。据说，他家的十八代祖宗，当过一品天官，号称兰溪首富。唐光宗也曾与祝远程同学，但是他很少到校，他的毕业文凭是他爸爸用钱买来的。他十四岁就开始在兰溪城临江的花茶店^①里乱窜，十五岁坐“茭白船”^②，一夜跳七、八只船，换七、八个粉头，人称头名少年狎客。那时，每逢星期六学校放假，他就邀集几个纨绔子弟，包下码头边一家花茶店的雅座，居高临下，指点评论过往的女学生，淫声秽语，不堪入耳。叶萍也被他们评为“校花”、“兰城第一美人”。早在三年前，唐光宗就夸口，不把叶萍弄到手，他不姓唐。

祝远程深知，唐叶两家虽然门当户对，但要让叶萍嫁给唐家，实在是莫大的耻辱。他同情叶萍的处境。于是掏出自己的手帕，递给叶萍，不期然带出了刚才摘的那朵梔子花，无声地掉在叶萍怀里。

呵，好香。叶萍接入手帕，擦了擦泪眼，然后拿起花儿

① 花茶店，是当时半公开的妓院。

② 茭白船，又称“靠泊船”，沿城停泊，船舫雕饰精美，伴有弹唱，是专供有钱人吃喝玩乐的场所。

闻了闻，问道：

“现在该你讲了，拎着藤箱，穿得笔挺，到哪里去呀？”

这不，一见面就思虑到了的问题，终于不可避免地提出来了。唉，姑娘，你如此信赖我，推心置腹地倾诉了心里的苦闷与烦恼，现在轮到我了，又怎能不据实相告呢？于是，祝远程神色庄重地说：

“不太远，三天的路程。”

“几时回来呢？我在女埠等你，好不好？这儿我也有亲戚。”语气天真而诚恳。

“不。”祝远程把身子靠近叶萍，几乎是附耳相问，“你听说没有，有人在敌后举起了抗日的旗帜，和敌人打游击？”

叶萍睁大眼睛，缓缓地摇头。

“我就是到那里去的，不回来了。”

祝远程说出了这句话，如释重负。他直视着叶萍的眼睛，想捕捉她内心的思绪。叶萍先是一惊，接着胸部剧烈起伏，好久没有说话。从那紧抿的嘴唇和渐渐变得坚毅的目光可以看出，姑娘是在下最后的决心。果然，一阵沉默之后，叶萍决断地说：

“我也去！”

“你也去？”叶萍回答的这样干脆，使祝远程感到很突然，也很高兴。“不想升学了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丢得了家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吃得了苦，不怕牺牲？”

“你不怕，我也不怕！”

在人生的三岔路口，姑娘的决心是不是出于一时的感情冲动，太轻率了些？这当然不能排除。但无论如何，她的话是恳切的。叶萍对他是信赖的。还在学校读书的时候，她对祝远程就从内心里感到敬佩、折服，从而暗中产生了爱慕之情。她相信，这样的人绝不会领她走上歧路，跟着他去是可以放心的。至于什么叫吃苦，什么叫牺牲，她不可能有更多的想法，因为她从小就没有吃过什么苦。在她想来，家乡沦陷前夕，她跟着同学们从乡下的学校里回到兰溪城，冒着敌机的轰炸，冲进浓烟烈火中抢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，就是不怕牺牲了。尽管头一两次，她也有过惊恐，甚至吓得趴在地上不敢动，喊起了妈妈，但她并没有退下来嘛。还有到四乡去出壁报，化装演出，深更半夜摸黑回学校，不但肚子饿得咕咕叫，有时还跌倒在烂泥地里，摔得身上青一块、紫一块，痛得悄悄淌眼泪，但是，下一次又抢着去了。讲到牺牲，讲到吃苦，她只能有这么一点感受，对她提出过高要求，那是不现实的。

从内心讲，祝远程是希望叶萍去的。希望她和自己一道，去火热的斗争中奋发，激进。何况义乌那边，也正需要人呢！虽然，叶萍家境很优裕，在全校同学中也是数一数二的。她身上还带着较多的大家闺秀之气。但是将心比心，当年自己靠近地下党时，也并非对共产党真的有多少认识，还不是因为它的所作所为令人敬佩，合乎自己的心意，所以

就跟着干起来了吗？然而此时此刻，当一个人面临人生重大抉择的关口，他不得不把话说在前头。于是，祝远程严肃地说道：

“我就怕你只有三分钟的热度，到时候可不准反悔的呢！”

谁知这话，却伤害了叶萍的自尊心。姑娘扭过脸，生气了：“我就晓得，你们是有政治背景的，不喜欢我的这种家庭。不要看河虾没血，到时候也会跳几跳的！”说着，眼圈又红了。

祝远程慌了，忙说：“好好好，去吧，到时候，可不许哭鼻子啊！”

叶萍撅着嘴，看了他一眼，破涕为笑。